

大字宋刊

註

詳

五經備旨讀本

春秋廿六冊

春秋
卷之六

本書內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曰焉用速成以
勳民也無圍猶
可無民其可乎
觀此言可見昭
子忠於王事真
社稷之衛也

○十年秋季

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

宋華亥衛虎

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於

厥慈

經於諸侯之謀

救不果而為原

其心焉

此會謀救蔡也

其時楚師在蔡

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

又不能救蔡物

以無親晉之不

能亦可知也已

為盟主而不恤

亡國將焉用之

于是會列國于

厥慈以救之及

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救

不果矣故但書

列國之會而不

書救然其同謀

救蔡之心要可

原矣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寄傲山房纂錄纂輯春秋備旨卷之十一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庭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鴻 章克聯 氏訂

纂經解

元年

昭以去年薨定以今夏立魯蓋半載無君矣

乃即定之元冠年者史追書也聖人因以之

以繫國統也

春王

先君喪既逾年

君不論行位即之禮與否

必書正月所以奉王朔而謹始也昭之世子

既為強臣拒於外之不得立其立定公又在

六月故不書正月見定無以正始也

執仲幾于京師

定之元無正故從常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

王三月諸侯咸成周仲幾不受功罪也然當

請王命而執之苟不請王命自外執之已為

不可況於京師乎況以大大夫之乎且執以

歸晉後雖歸於京師不足書矣胡安國曰雖

以王事討有罪然執於京師是無王也履霜

之漸也故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謹亂熄

矣

公喪至自乾侯

薨閏七月越葬期而書至示變也

公即位

戊辰者癸亥後六日也春秋即位不日以有

常期不煩書也嗣子定位于柩前即日行之

魯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惠曰定

壬申敬王 元年

春王閏月公即位在不書正月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

公制在權臣不得其正始魯於是躋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

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

專受之意於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君其讓而問

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執大夫專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後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

書書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

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斷以刑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以刑法則大司寇之職也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有罪猶貶凡此類皆晏拭之胡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也

時當城成周不得不執于京師但不告于司寇而擅自執人於天子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杜告於廟

○十年蔡侯廬

歸于蔡陳侯

見其皆舍于禮

焉○楚庚滅陳

疾而位既封陳

蔡而皆復之禮

也○陳太子之子

廬歸于蔡禮也

悼太子之子吳

歸于陳禮也此

蓋言平王得安

民之禮也

○十二年晉荀

吳帥師伐鮮

虞

兵以正而不納

拔得用兵之道

也○荀吳圍欽

欽人或以城叛

周書乙丑王崩召公逆子到入翼室是也即

位於逾年歲首行之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嗣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也

天子諸侯一也定即位於喪至之六日既非

即日抵前之禮又非逾年歲首之期蓋惟意

如所制故書曰以受變也授受國之大節昭

有嫡子定何以立受之季氏耳宜如尹氏位

王子朝之例而書季氏立公子宋今書即位

如恒詞者諱國惡也定不能執禮以辭當奉

義以討終于不討難免篡位之罪矣

葬我君昭公

三時始歸逾月速葬書以示變也

大雩

借也且在喪而用盛樂不忌喪矣

立煬宮

煬公魯公之子考公弟也昭公出意如禱於

煬公昭襄於外遂以為獲神佑諭典制以立

久祧之宮其無忌憚亦何所不為哉

隕霜殺菽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杜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杜過

立煬宮杜煬宮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也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

於煬宮九月立煬宮

煬宮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

不宜立也宮廟即遠宜毀而無立

不但酬禱亦以掩季氏

立弟之非耳專責季氏

冬十月隕霜殺菽杜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

菽舉重也末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

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雉門公宮之南門

秋楚人伐吳杜囊瓦稱人

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入見舟于豫章而

潛師于巢敗之遂圍巢克之獲公子繁也

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作文信長岸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晉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皋門其

內為應門路門是天子之五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

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

其門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

之

道也

兵加敵得用兵

之

道也

兵加敵得用兵

之

道也

兵加敵得用兵

之

道也

兵加敵得用兵

之

道也

○十七年秋鄒子來朝
遲國修禮於內而因得宮制之遺焉○鄒子詳舉宮制之遺雲龍水火雄木民論而數少雖分制不忘其祖分至啟閉之司鳳鳥鳩屬之正上承天道下紀民事不虛昭子之問卒來仲尼之學有以夫

楚人伐吳
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吳與吳戰戎首而交兵宜其有入郢之福

新作雉門及兩觀

晉唐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僭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如其舊也庫門制以阜門雉門制以應門其即始此數今因災而新何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舊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

公如晉至河乃復○三年

家鉉翁曰說者謂意如不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愚以謂未得其情也意如逐昭公死雖定篡立皆晉劉爲之羽翼今定如晉而晉辭公蓋意如之謀所以捍縱其君使一切惟己是聽也昭惟不能堪故陷於大禍定則僂首下氣苟以君位自居矣

仲孫及邾子盟于拔

何忌以大夫而盟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罪也然邾迫于強大亦非得已何忌屬勢以凌小國之君甚矣

會于召陵侵楚○四年

平丘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楚昭雖平之晉亂而陋劣不君襄王柄國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怨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

李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凡與王動作皆重勢民獨此在馭臣上說此雖先君所爲之非而不能因災而革則定公之失矣正身者物必正句最重習舊而不知非則身已不正何以禁李氏之脇其主乎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甲午敬王三年
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閼杜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閼杜拔魯地

乙未敬王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閼杜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吳卒閼杜書二月從赴林惠公卒子襄公柳立

滕子薛伯柏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閼杜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故

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爲之也劉文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有十六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哉

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蔡昭侯爲兩佩兩裘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

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夾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謀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如晉請楚伐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晉

卷十一 定公

二

孫舍至自晉

以表其賢也○
前年被晉執當
必死之地而示
可以死之年值
已必生此見
叔孫以禮立身
而不屈於強國
以忠守主而不
願於強臣○而
社稷之衛魯之
良大夫也
○二十年夏秋
請會晉趙鞅
宋樂大○衛
北宮喜鄭游
吉曹人郭人
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
以正勸勤王者
明臣職也○子
朝之亂王室不
靖會于黃父以
謀之此本臣子
之職故春秋無
美詞以正待之
而已

○十七年秋晉
士鞅宋樂祈
犁鉏北宮喜
曹人郭人滕
人會于扈
經紀謀義之好
不以一人而廢
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
且楚已疲敝民心咸屬國多叛矣復機之
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
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威權復
收必於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施以殘
鄭用散諸侯以壞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
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
立者也且亦悼平以來不謹操持由以至此
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此境而還遂晉侵
陋之也

滅沈以沈子歸殺之
據傳晉以沈不召召陵使蔡伐之夫沈屬楚
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召且會於召陵者衆
矣何能為哉不能制楚而逞虐於小國晉之
罪也由沈不意滅其國而執其君公孫姓之
罪也蔡君屢殺于此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
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
其不能死位焉耳

諸侯盟于皐鼬
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劉子定王室之亂因
晉請命而下會蓋有與王之志乎與會不與
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
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會朝於楚則此舉
亦不為無功矣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為哉王
撫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
盟書之陋之也是也凡公後于會而盟書公
此與於會矣後書公者公受國於意如因朝
晉見卻汲汲求為此盟蓋不盟或恐如曹負
芻之既會而後執也

於是乎
失諸侯
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
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者在焉若能暴明其罪
恭行天討庶幾哉王君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偏矣有荀寅者
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解蔡人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是
全要形容陋字若止讎資利陳義便索然無味矣本是驚天動地一場
好事以昇昇一荀寅求貨沮之但爾往手豈不可陋元老十八國不平
重王命上○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爾其為伐師雖衆義難直而貪賂因
循無以服衆人之望故陋而書侵齊桓於召陵服屈完至今一百四十八年
列侯匹馬隻輪無至今劉文公大會而一荀寅敗之故可陋也○蔡本一裘
一馬之故請師於晉而晉荀寅復貪其貨是蔡欲拒一囊瓦而又遇一囊瓦
矣可
歎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召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
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侯視是猶沈視蔡昭公拘於鄆三年而後反
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召召陵未有及哉
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盟于宋皆後至也之文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
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而有特相盟者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
朝晉至河而復令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
序不序十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畢
聽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盟同日
言及是事迹只發他受國有款而求盟便了傳原無斷罪意見凡舉只帶
則盟之故即屬於魯諸君雖任事於諸君何與諸君既無與
於序諸君之文義又何係乎此所以書及眾而不書序也○志出於魯
杞伯成卒于會
盟同日

家人也

扈之會今戊周

耳謀納公也其

時宋衛之大夫

與昭公相好皆

以納公為利范

鞅貪受賄賂遂

致謀納不聞然

戊周之令已行

而諸國謀義之

好終不以略也

故不以鞅之取

貨而賂諸大夫

定公

○五年冬十有

一月庚午蔡

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于柏

舉

紀建人之伐荆

所以伸被國者

也○楚圖蔡蔡

之仇此極矣諱

師於晉晉不足

與及愬之吳吳

為與師以敗楚

蔡人累世之仇

憾以伸經書蔡

侯以吳子所以

仲蔡也吳子觀

行君重子師故

不得下書以吳

子也胡傳乃謂

杞伯成卒于會

卒于師而書會譏侵楚而無功也

葬陳惠公

陳子背殯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

葬陳惠公客城

許雖附楚楚亦弱矣故召陵不設違晉今楚

還許使自近然亦許之志也知晉不能庇已

也故仍自以還為文

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且公以得盟為幸也

劉卷卒

召陵之會劉子下臨會罷而卒故赴

楚人圖蔡

蔡滅沈故也然蔡受晉令蔡圍而晉不救何

也

晉衛師師伐鮮虞

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舍大計而事鮮虞

晉卿食鄰之謀也

葬劉文公

王臣以卒赴而魯往葬皆為私交既書王臣

之卒以示戒其義已明雖赴則必葬而魯之

失禮可諱也今劉文公書葬以賢書也而不得

與尹氏王子虎一例也生稱劉子因王事而

舉爵也卒自劉卷內臣與外臣異也葬稱劉

文公則因魯會而書也固各有當也

吳進而稱子為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杜即劉蚰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即天王為告同盟故不書爵林

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室故特卒之也司馬

遷蓋知此者也於諸侯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者也

楚人圖蔡

杜不服

晉士鞅衛孔圉

師師代解虞國士鞅即范鞅

孔圉孔羈子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杜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敗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

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柏舉楚地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

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林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

愬之吳吳子與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伐書

敗績皆進吳而

楚囊瓦貶稱人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

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

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

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

焉非諸侯所能以也而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

柏舉之戰蔡用吳師持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

以不書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達其厥非

有救災恤憐從商書憂國中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

善其伐楚解圍成伯討之功失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十年齊人來歸鄆龍龜陰

楚為蔡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歸于吳

蔡特進而書焉襄瓦食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其矣故記其出奔持敗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傳曰鳴起何以稱子善伐楚云云未結因其從蔡書魯應之總重在達

天子之命上只宜以達命善吳為主而以罪晉不書救在中翻讀可也

書法收爵吳而書以瓦奔稱人未帶○為主以吳之易照晉之難分作各徵

重子吳與底就於吳上形出罪晉仍何以稱子善伐楚云云未結因其從蔡書魯應之總重在達

八善之意發從蔡書爵之例應上看出難易須以達天子之命成伯討之功

庚辰吳入郢都

及楚八戰則稱爵入郢都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

之順天命也乘約坤淫則舉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

拯民於水火之中耳殺父兄繫于弟毀宗廟遷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

益深火益熱則中耳殺父兄繫于弟毀宗廟遷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

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耳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而自公卿此便是大有心於順命事討便不是因了○此是學者看出

聖人之心如此公字最難不期公而自公尤難作文不死括題面為妙

丙申赦王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人吳

蔡特進而書焉襄瓦食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其矣故記其出奔持敗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傳曰鳴起何以稱子善伐楚云云未結因其從蔡書魯應之總重在達

天子之命上只宜以達命善吳為主而以罪晉不書救在中翻讀可也

書法收爵吳而書以瓦奔稱人未帶○為主以吳之易照晉之難分作各徵

重子吳與底就於吳上形出罪晉仍何以稱子善伐楚云云未結因其從蔡書魯應之總重在達

八善之意發從蔡書爵之例應上看出難易須以達天子之命成伯討之功

庚辰吳入郢都

及楚八戰則稱爵入郢都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

之順天命也乘約坤淫則舉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

拯民於水火之中耳殺父兄繫于弟毀宗廟遷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

益深火益熱則中耳殺父兄繫于弟毀宗廟遷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

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耳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

而自公卿此便是大有心於順命事討便不是因了○此是學者看出

聖人之心如此公字最難不期公而自公尤難作文不死括題面為妙

丙申赦王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人吳

化神焉
舊有三田久爲
齋所取孔子思
階數語而齊人
心服人感此見
聖人感人力智計
非假兵力智計
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亦猶千羽
格有苗而已
○十二年叔孫
州仇帥師墮
首革強都可以
觀聖人矣禮
日制國不過干
乘都城不過百
叔孫與仲孫
師圍郕不克再
圍之侯犯以郕
奔齊齊人乃致
也叔孫朝之孔
子方任於朝之
仲由爲季氏宰
建墮三都之議
故叔孫皆墮
不可以觀聖人
乎

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寓褒貶則鑿矣吳方在郕而越人之倚伏之機可畏哉且深責越之助不義以撓吳吳亦失道而無以持勝也

季孫意如卒

魯弑君之賊二遂君之賊一罪微有分而皆當討桓同謀而不書使去族討豈遂即以罪賊也故暈死不與聞遂君祇以位非已爲相宜也定則立耳使能如叔孫舍之不以私勞致討意如其濟功足贖死濟亦爲以身殉義乃食位苟安忘仇忍辱將始之不正者終於不正矣春秋書意如以卿卒之常定何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臣貪人土地屢伐而又圍之故書以著其惡

滅許以許男歸○六年

鄭食暴於許久矣許依楚國存至於四遷今吳敗楚而許失援鄭遂滅之許不知自強甘其從楚固爲失道然鄭乘釁遂利滅人宗社心大矣李康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公至自侵鄭

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蓋軍分於三桓而季氏尤擅其權也今意如死其子斯雖嗣而切故公復將然非公敢收權陽虎乘隙專政挾公以爲重耳其無兵也政

○十二年季孫
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
卽強都之復革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左林婦之子成子也于州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報觀虎之役也全許氏晉以上地之故兵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故惡晉

丁酉敬王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杜游速大叔子林

二月公侵鄭

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事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子孫微矣

故夫三桓之

是役雖出晉今實陽虎之贊勇畜禍

以逞其欲激發於鄰國而不假道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權之所爲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網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

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

○傳中皆有

○請命而討似乎柄猶在君乃意出范氏而

請之必得則是意已附意而行豈非威福下移

季孫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杜何忌不言何闕文

鄭貳於齊故圍之

己亥敬王
十八年

齊今圖軻而不書伐齊者內邑也齊納叛也然齊以傾公則齊之過小而季之罪大矣今不先以辭令而遽用師雖志復舊邑非其道矣明年齊類伐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盟于鹹○七年

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還王大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難然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魯昭爲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王望有僭竊之難又不能動王見義不爲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傳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盟于沙

據傳鹹之盟齊衛會於衛衛欲從齊而難於叛晉使結聘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沙衛侯譖晉以附齊豈邦交之道乃結稱行人而執自齊人若不罪衛而深責齊者惡齊之逞力以來伯也然方侵即盟衛之詐亦具矣

齊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鄭而與齊爭鄭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乎翰曰景乘晉衰而欲以力定霸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

公侵齊○八年

報齊伐也魯故有辭然不量已而輕以復怨

春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高奪人弱弓藉丘子鉏擊之與一八俱斃偃且討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兄而先其兄會呼曰猛也殿

此是及齊平之張本陽州盟而戰士坐列顏高有子鉏之射廩丘攻而發揮未要見王人焚衝陽虎有冉猛之譏起處點事迹只體結大國之怨必見復意汲汲及平意

二月公侵齊



志未得公至自侵齊

攻廩丘之乳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顧虎曰盡容氣也兩侵齊至俱奇昭七年暨齊平傳見魯結大國之怨則其求成有自意求成指下十年及齊平言即昭七年齊平傳所謂晉求於齊而欲其平

曹伯露卒



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賈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以擒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晉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晉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稱矣

民衆則是兵兵即是權全從聖人書法上剔出用衆意蓋鞅以大衆行若止書鞅則鞅可以有衆而權在下矣故聖人謹之春秋大法一段引

不主自侵齊

逾月而再侵齊雖曰修怨公何甘蹈危險如
是哉蓋有晉命耳觀齊再伐而晉師至五可
見矣昭公之出晉黨臣拒君尚不及齊稍
恤患之意今堅定黨臣豈志哉陽虎之謀
也季以嬖晉爲事虎躍而登之虎作亂而逃
終以倚晉是其驗也大夫專政盡公之國辟
臣專政危公之身再侵書王病公也

齊伐我西鄙

魯以修怨爲事意在擾齊故書侵齊以圖伯
爲事意在脇魯故書伐紀實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來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於晉聞有魯
師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構怨今
則離國不守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
殆哉晉不直赴魯難而師次於瓦瓦衛地也
不成就矣師師者土鞅而不書蓋害土鞅似
也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成救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非同常會故以地致

晉長卿迷狂圖

計其獲寶也其書侵何營公室卑其臣各顧
其私而不顧公以小有侵冒而還益不修德
而用力力復不說也書遂者不足服鄰何能
服鄰漢其徒失人心而無益也家鉉翁曰伐
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侯響動當伐
而生視不當伐而輕舉適以召侮耳鄭季滄

起大眾之當重惟衆當重故兵不可常非謹戰也於以見人臣云云但以垂戒王法卽春秋之法春秋之義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四年盟皇黜林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軾師伐鄭遂得隄杜雨事故曰遂林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

盟齊於鹹衛始叛晉盟齊於沙於是鄭侵衛
又明年及齊平離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以衛貢之故而蒞晉與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隨懷公而葬速杜三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齊魯爲計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杜結叛晉曲濮衛地

金匱 卽固叛伯之謀
知伯國失道

從祀先公杜從順也先公閤公儋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害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

之罪以取譴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
曰時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王大弓之上見事出湯虎而不詳也其亦深切

日特書從前文多子盜竊竄王力口之上其專出隱居其言也其牙清

盜竊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竊玉夏后氏之璜

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

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禘之亂以犯王畿且伐許國晉以無與已事而委之魯今因鄭從齊而自侵之又因而及衛豈伯討乎故書以貶之

季孫仲孫帥師侵衛

侵衛者謂晉也季與仲合而返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爲重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衛鄭盟於曲濮

約背晉也晉侵鄭衛故也侵之愈而叛晉之衛弱矣故君尚德不尚力知不足恃也

從祀先公

三傳釋從爲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爲逆祀遂以升閔隆僖爲說但逆祀成於臧氏且閔數世矣非季之罪也馮山以從爲後隨先之義昭薨於外喪歸而季氏欲講絕以域不使同於先公既而止葬於墓道南葬既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附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內諱也但前此書吉禘於莊公書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令言昭從祀而不曰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先公自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禘羣公皆在故即概言先公聖人因事以善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而正也不書曰

丙子敬王十九年

春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棄卒杜四年明畢鮑林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杜弓玉國之分器得之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鄭伯棄卒杜四年明畢鮑林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杜弓玉國之分器得之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侯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知所守之職

不敬忽矣即今日之得而前日之失爲不恭

六月葬鄭獻公杜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林外會書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二十三年嘗書齊伐魯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也

秦伯卒杜不書名未同盟林

冬葬秦哀公杜不書名未同盟林

辛丑敬王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杜平齊八年再侵齊之怨

春王三月及齊平

春王三月及齊平

春王三月及齊平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九年

盜之竊也將以爲賂於他國而求容也今將走齊齊以求伯爲事倘不義其竊而詰之反爲害矣故遺之隄下則似盜歸之也盜竊而盜歸之何以爲國故書得然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魯之失政亦具矣

齊衛次干五氏

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強未敢顯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規伺而未
能矣家鉉翁曰陳傅良云傳言伐晉而經書
太重絕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商臣窺中國
也五氏之次齊景公圖繼伯也書次同而所
以爲次則異伯國子孫豈可與僭王之楚同
日語哉平晉以來舉伯權而遙之楚春秋固
無望於晉矣齊能守桓公之業春秋將始與
之豈云諸侯不當即齊而重絕晉乎乃齊景
不能尊王而安諸侯反睨晉衰而屢以求逞
則非義矣故書次以譏之

善 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
後須發平不可必意收及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杜平故林夾谷齊地至自夾谷杜平故林夾谷齊地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

魯君孔子厯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辭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
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據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

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

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謝過也以質君既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

歸車諸竈陰之田仲危一言風重於三軍亦庸於珪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

不與焉
此是就後人以論孔子原無書法須重發天下莫大于理而强衆不與

此是就後人以論孔子原無書法須重發天下莫大于堯而強衆不與意如徒贊孔子便爲失旨此傳理字不可混淆下傳禮字孔子之勇正

以此理也○天下之事常服順而違逆齊雖強以逆而奪也魯雖弱以順而

雖一言正順理之言彼三軍有如是之勇于哉○傳中而已矣三字須玩仲

尼庵齊謝過威重三軍何等功用却只是平常一箇理字可見理爲至大

文定先將孔子作用鋪張一番然後結到理上
作文亦宜漸漸逼出禮字傳如咏嘆於後爲妙

上
李氏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
不足服人也此後書圍以力之不足服人也

三華自足，不足服人也。此後書，以力之不足服人也。杜三邑皆汶陽田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

人來歸軍言龜陰田陸魯田林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謹龜陰田以是

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譚臨言取軍譚龜陰田不
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闕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齊人服而歸之也揚子曰中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封疆桓公以義

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續也春秋夫子

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

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是以人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善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虐
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
過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為善而
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可為者此也乃鄭
衛實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
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會齊
人要魯曰齊使而出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
齊者有如此盟孔子因使茲無還要以歸田
若然是齊之賤魯甚矣齊既歸田魯將遂為
齊役乎經不書盟其誣明矣至左與穀之載
却萊兵誅優施夫兩君好會而挾兵以為威
敢殺以為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聖人之事
先儒謂不足信誠然

叔孫仲孫帥師伐郕
郕叔孫氏邑圖之何叛也前南蒯以費叛今
侯犯以郕叛蒯猶假強公室為名犯証與叔
孫有隙耳亦不書叛者三桓無君而專魯政
家臣槩不書叛也

秋圍郕
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
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逞
宜郕之愈不服也卒用輶亦有侯犯以逐之
而郕附於齊竟為齊有於是齊復歸郕此益
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大心於晉而以疾辭固為有罪乃樂
溷遂伺宋公之怒而誣以惡言宋公逐之亦
難免信纔之咎

宋公子地出奔陳

見陽於辰不能自
立無大臣之節也
王寅敬王
二十一年十有一年
下二項書法總在暨字宜二
頭兩脚意要相承總結書法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弟例在明年

夏四月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入蕭從叛人叛
可知故不書叛

出奔陳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
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辱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暨於去國猶
之可也得已不已而叛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
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於蕭人逆詞也書自
叛陳與曹之罪亦善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
杜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林平不書必關天下之
志諸侯之徵此春秋之所以終始
也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詣曾孫誤

癸卯敬王
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杜四年盟臯鼫
林襄公卒比立

春薛伯定卒
林襄公卒比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費季氏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郕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
家之願也則以

孔子之事魯也
墮郕墮費仲尼只數言而二邑即墮正是以禮為國處為之兆乃為大
行之兆即推而行之魯國至王政行矣一段意聖人有多少作用此尚

宋公取地之馬以與嬖人向魋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矣地聽公母弟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止地與辰固爲要君公亦重嬖而親輕矣益參議之

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既歸田又致郈故州仇如齊謝爲息民請禮彬彬矣

宋公之地辰出奔陳

辰爲地請公弗聽故奔陳從地也宋公弱于壁故辰書弟責宋公也辰重小諒而棄其君兄故書奔罪辰也仲佗石彊私事辰以從之奔亦惡三卿也

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叛則其罪大仍書弟何也鄭段圖篡春秋亟正其誅故不書弟今辰爲地請不許而奔君仍不止是叛以有激而成且叛與圖篡有間矣書叛足正其罪宋公奔壁蔑親其咎大矣故仍書弟分惡於宋公也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暨叛爲辰所以欲泄忿耳故書及及與暨皆就辰爲義非以二卿與地爲義奔以二卿蒙辰之下叛從耳深罪辰蒙辰之下是暨與及以辨首從耳深罪辰以明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如是而後天下之爲君臣者定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益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大心非同

行之未竟故曰兆非云墮二邑乃以禮爲國之兆也傳只云推而行之魯國而華之諸侯大夫勿添行乎天下看遂墮三都遂字是禮之所行功化便在俄頃豈假彘子侯犯諸叛錄乎

衛公孟彊卒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氏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

弗克入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人北國入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其城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卽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

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

魯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

禮上孔子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

亦是從仲尼之言而自墮不可云仲尼墮之也傳中禮字五見總見得邑之

城也由越禮之王卿邑之墮也用秉禮之孔子惟以禮爲國爲三都自在必

墮不由仲由之爲宰與家臣之叛季孫之問也作文全要別醒禮字聖人不

用兵卒全以禮爲主張傳雖有命伐等語而文定不用只重以禮爲國便是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閭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林公行不越竟不至

謀聞叛而附叛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而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

及鄭平

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為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構怨之非而從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為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於從霸者以伯假尊王為名耳然猶罪伯者與尊王之實而徒知從霸者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晉為說不亦誤乎

叔還如鄭泣盟

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結四隣之好內外無事矣聖人之聯天下也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

墮叔十二年

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甚故家臣之禍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部執方使自墮之迎其機而墮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嗣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為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禮矣必師師者侯也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

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殺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叔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成何也

按是公圍成也其至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明年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成之時孔子雖用事未能得專魯國之政也而辨言惑政如少正卯等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中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惟強故危

惟強故危危者起重聖人得政不專上然成雖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易易耳引歸女樂是說夫子之有深為聖人惜之之意使待之期月其成功未諒而推度之其實成之不克因成時得政未專其間必以不墮非閑語也○全謂非聖人大作用何必致疑於成之不墮乎玩傳末二句乃結到政未專上

甲子敬王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開杜二君將使師伐晉夏築蛇淵固杜書不時也范蛇淵地名季氏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此決非孔

大薳子比蒲

杜真菟非時○全魯叛晉而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曹公之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為國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杜書叛可知